

高二年级语文学科《小说考点文章》训练案

班级_____ 姓名_____ 小组_____

当两位大员回到京都的时候，别的考察员也大抵陆续回来了，只有禹还在外。他们在家里休息了几天，水利局的同事们就在局里大排筵宴，替他们接风。这一天真是车水马龙，不到黄昏时候，主客就全都到齐了，院子里却已经点起庭燎来，鼎中的牛肉香，一直透到门外虎贲的鼻子跟前，大家就一齐咽口水。酒过三巡，大员们就讲了一些水乡沿途的风景，芦花似雪，泥水如金，黄鳝膏腴，青苔滑溜……等等。微醺之后，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，都装着细巧的木匣子，盖上写着文字，有的是伏羲八卦体，有的是仓颉鬼哭体，大家就先来赏鉴这些字，争论得几乎打架之后，才决定以写着“国泰民安”的一块为第一，因为不但文字质朴难识，有上古淳厚之风，而且立言也很得体，可以宣付史馆的。

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。一群乞丐似的大汉，面目黧黑，衣服破旧，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，闯到局里来了。卫兵们大喝一声，连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，挡住他们的去路。

“什么？——看明白！”当头是一条瘦长的莽汉，粗手粗脚的，怔了一下，大声说。

卫兵们在昏黄中定睛一看，就恭恭敬敬的立正，举戈，放他们进去了。

局里的大厅上发生了扰乱。大家一望见一群莽汉们奔来，纷纷都想躲避，但看不见耀眼的兵器，就又硬着头皮，定睛去看。头一个虽然面貌黑瘦，但从神情上，也就认识他正是禹；其余的自然是他的随员。

这一吓，把大家的酒意都吓退了，沙沙的一阵衣裳声，立刻都退在下面。禹便一径跨到席上，并不屈膝而坐，却伸开了两脚，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，又不穿袜子，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。随员们就分坐在他的左右。

“大人是今天回京的？”一位大胆的属员，膝行而前了一点，恭敬的问。

“你们坐近一点来！”禹不答他的询问，只对大家说。“查的怎么样？”

大员们一面膝行而前，一面面面相觑，列坐在残筵的下面，看见咬过的松皮饼和啃光的牛骨头。非常不自在——却又不敢叫膳夫来收去。

“禀大人，”一位大员终于说。“倒还像个样子——印象甚佳。松皮水草，出产不少；饮料呢，那可丰富得很。百姓都很老实，他们是过惯了的。”

“卑职可是已经拟好了募捐的计划，”又一位大员说。“准备开一个奇异食品展览会，另请女隗小姐来做时装表演，来看的可以多一点。”

“这很好。”禹说着，向他弯一弯腰。

“不过第一要紧的是赶快派一批大木筏去，把学者们接上高原来。”第三位大员说，“学者们有一个公呈在这里，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，学者是文化的灵魂，只要文化存在，华夏也就存在，别的一切，倒还在其次……”

“他们以为华夏的人口太多了，”第一位大员道，“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。况且那些不过是愚民，那喜怒哀乐，也决没有智者所推想的那么精微的。……”

“放他妈的屁！”禹心里想，但嘴上却大声的说道：“我经过查考，知道先前的方法：‘湮’，确是错误的。以后应该用‘导’！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么样？”

静得好像坟山；大员们的脸上也显出死色，许多人还觉得自己生了病，明天恐怕要请病假了。

“这是蚩尤的法子！”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悄悄的愤激着。

“卑职的愚见，窃以为大人是似乎应该收回成命的。”一位白须白发的大员，这时觉得天下兴亡，系在他的嘴上了，便把心一横，置死生于度外，坚决的抗议道：“湮是老大人的成法。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’——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。”

禹一声也不响。

“况且老大人化过多少心力呢。借了上帝的息壤，来湮洪水，虽然触了上帝的恼怒，洪水的深度可也浅了一点。这似乎还是照例的治下去。”另一位花白须发的大员说，他是禹的母

舅的干儿子。

禹一声也不响。

“我看大人还不如‘干父之蛊’，”一位胖大官员看得禹不作声，以为他就要折服了，便带些轻薄的大声说，不过脸上还流出着一层油汗。“照着家法，挽回家声。大人大约未必知道人们在怎么讲说老大人罢……”

“要而言之，‘湮’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，”白须发的老官恐怕胖子闹出岔子来，就抢着说道。“别的种种，所谓‘摩登’者也，昔者蚩尤氏就坏在这一点上。”

禹微微一笑：“我知道的。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，也有人说他变成了三足鳖，也有人说我在求名，图利。说就是了。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，征了百姓的意见，已经看透实情，打定主意，无论如何，非‘导’不可！这些同事，也都和我同意的。”

他举手向两旁一指。白须发的，花须发的，小白脸的，胖而流着油汗的，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，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，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，不动，不言，不笑，像铁铸的一样。

（节选鲁迅《故事新编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 5 月版

21 水底的微光

任紫钰

他试了试水，温的。

一群孩子聚集在浅水区，水汽笼着他们，只能听见他们说笑的声音，像哗哗的流水。这个游泳馆有些年头儿了，暗沉的池水映着斑驳的墙壁，到处都雾蒙蒙的。来这里的多是周边在社会底层讨生活的工人，像他和他的工友们。这是个星期二，深水区空无一人，他对自己说：“很好，很完美。”此时在他的心里，游泳就是一种神圣的仪式，只有在无人之处，安静时分才显出意义。

只几秒的时间，水便淹没了他，从脚趾到头顶。在润滑的温暖里，他想起了四面环山的故乡，想起了大海。现在，他北上打工，离海更远了。他只能偶尔来这池水里想象大海，想象自己抓住了海的一片衣角。

他将头深埋进水里。水淹没了他的五官，阻断了他与世界那细若游丝的联系。拍拍耳廓，能听见孤独的声音。在这回声里，他不断下沉。终于，他的脊梁接触到池底，他的身体微微发颤。他竟然想起了社区的图书室。图书室不大，十几平方米的样子，里面逼仄地挤着几排书架。闲时，他总爱去那里看书，一看就是几个小时，阳光透过窗棂，照着空气中悠闲翻飞的尘埃，他竟觉得很美，美得如他的梦境。在那无数次出现的梦境里。他是一个手捧诗集的白衣少年。把他从梦境中惊醒的总是他那些粗鲁的工友、整日骂骂咧咧的食堂师傅、颐指气使的工头儿。就是在那间图书室里，他遇见了太宰治的《人间失格》。才翻上两页，他就觉得像腿上刚结痂的伤口瘙痒难耐。他边读边想，所谓的字字珠玑，说的就是这样的文字吧。读到一半，他用袖子遮住了满脸的泪水，在人们诧异的眼神中匆匆离开。他开始攒钱，两个月后，他买下了《人间失格》。他用干净的细白棉布把书包好，珍重地放好。

过了几个月，工头儿开始拖欠工资。他和工友急了，追着讨要。又怕因此丢了饭碗。他和几个人商量，要告，联名书签了好几页，到了站街那天，却只剩了他。他挥舞着名单，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。他说：“你们一起来啊！这是我们应得的！”工友们纷纷别过脸去，不看他。他感到有口气憋在嗓子里，憋得他胸口闷疼。他跑出了工棚，陪着他的只有身后的风。

他终归是无处可去。天黑了。他回到工棚。屋里人头攒动，地上一片狼藉。包书的细白棉布躺在地上，一片污浊。工头儿扭头看着他，半笑不笑地说：“还知道回来，能耐了啊？！”说着，他从一个工友手里拿过那本《人间失格》一撕两半，扔在地上。工头儿又环视工友们，吆喝着：“都愣着干嘛？”工友们互相看看，又看看他，看看工头儿。终于，有几个工友对他动手了。拳头落在他的背上，手掌推搡在他的臂上。说实话，并不重。可他，承受不了。他再

次转身跑了，跑进了这个游泳池。

水继续淹没着他。他的胸膛感受到了压力，他体验到了一种生命的快感。他的耳边想起了太宰治的话：“幸福感，就是沉入悲哀之河的河底的那些闪着微光的金沙。就是那种感觉吧，经历过悲伤的极限，心情不可思议地，朦胧地明亮起来。”

他的胸腔撕裂般疼痛，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，他口鼻全张，水一股脑灌下去，顺过气管刀枪一样呛入。他的身子开始抽搐，水恣意地从四面八方挤进毛孔……黑暗应该如约而至了。就在黑暗来临前的瞬间，他看到了水底的微光。在水底的微光中，他看见了工友们的脸孔，那些他再也不想见到的脸孔。他能感到工友们粗糙的手，一双一双锤在他的背上，按在他的胸前。说实话，这力道比在工棚打他的时候重多了。他甚至还听见他们透着痛惜的骂声：“这个闷愁书生，就知道他心里不痛快了会来这里，万没想到他会寻死！”“这个憨货要真见阎王了，我们这些人这辈子也别想安生了。”

他努力睁开眼，透过工友们的肩膀，看到了浅水区的孩子们。那些孩子都惊讶地站立在水中，他们明亮的面孔犹如开在晨雾中的新鲜花朵。

（选自《金山》2017年第4期，有删改）

22.木偶儡戏（节选）

沈从文

①二月八，土地菩萨生日，街头街尾，有的是戏！土地堂前头，只要剩下来约两丈宽窄的空地，闹台（指开台锣鼓）就可以打起来了。这类木偶儡戏，与其说是为娱那土地一对老夫妇，不如说是为逗全街的孩子欢心为合适。捐钱时，大多都是论家中贫富为多少的；惟有土地戏，却由募捐首士清查你家小孩子多少。像我家有五个姊妹的，虽然明知道并不会比对门张家多谷多米，但是钱，总捐得格外多。不捐，那是不行的。小孩子看戏不看戏可不问，但若是你家中孩子比别人两倍多，出捐太少，在自己，良心上说来，也不好意思。

②戏虽在普通一般人家吃过早饭后才开场，很早很早，那个地方就会已为不知谁个打扫得干干净净了。惟有“土地堂前猪屎多”，在平时，猪之类，爱在土地堂前卸脱它的粪便，几乎是成了通例的，唱戏日，大家临时就懂了公德心，知道妨碍了看戏是大家所抱怨的，于是，这一天，就把猪关禁起来了。你若高兴，早早的站在自己门前，总可以见到戏箱子过去，押箱子的我们不要问就可以知道是“管班”。每一口箱子由两个人抬着，箱子上有各样好看的金红漆花，有钉子，有金纸剪就“黄金万两”连连牵牵的吉利字，一把大牛尾锁把一些木头人物关闭着。呵，想象到那些花脸，旦角，尤其是爱做笑样子的小丑，鼻子上一片白粉，豆腐干似的贴着，姐短的胡子，……而它们，这时是一起睡在那一只大木箱子里，将要做些什么？真可念！我们又可以看到一批年老的伯娘婆婆，搬了凳子，预先去占坐位的。做生意的，如像本街光和的米豆腐担子，包娘的酸萝卜蓝子，也颇早的就去把地盘找就了。

③饭吃了，一十六个大字，照例的每日功课，在一种毫不用心随随便便的举动下，用淡淡的墨水描到一张老连纸上后，所候的就是“过午”那三十枚制钱了。关于钱的用处，那是预先就得支配的。所有花费账单大致如下：面（或饺子）一碗，十二文。甘蔗一节，三文。酸萝卜（或蒜苗），五文。四喜的凉糕，四文。老强母亲的膏梁甜酒，三文。余三文作临时费。

④凉糕，同膏梁甜酒，母亲于出门时，总有三次以上嘱咐不得买吃的，但倘若是并无其他相当代替东西时，这两样，仍然是不忍放弃的。有时可以把甘蔗钱移来买三颗大李子，吃了西瓜则不吃凉糕。倘若是剩钱，那又怎么办？钱一多，那就只好拿来放到那类投机事业上去碰了！向抽签的去抽糖罗汉，有时运气好，也得颇大的糖土地。钱用完时，人倦了，纵然戏正有趣，回家也是时候了。遇到看戏日，是日家中为敬土地的缘故，菜必格外丰富。“土地怎不每月有一个生日呢？”用一种奇怪的眼睛瞅着桌上陈列的白煮母鸡，问妈，妈却无反应。待到白煮鸡只剩下些脚掌肋巴骨时，戏台边又见到嘴边还抹油的我们了。

⑤在镇簪（gān），一个石头镶嵌就的圆城圈子里住下来的人，是苗人占三分之一，外来迁

入汉人占三分之二，混合居住的。虽然多数苗人还住在城外，但风俗，性质，是几乎可以说已彼此同锡与铅样，融合成一锅后，彼此都同化了。

⑥苗人们勇敢，尚武，朴质的行为，到近来乃形成了本地少年人一种普遍的德性。关于打架，少年人秉承了这种德性。每一天每一个晚间，除开落雨，每一条街上，都可以见到若干不上十二岁的小孩，徒手或执械，在街中心相殴相扑。这是实地练习，这是一种预备，一种为本街孩子光荣的预备！全街小孩子，恐怕是除非生了病，不在场的怕是无一个罢。他们把队伍分成两组，各由一较大的，较挨得起打的，头上有了成绩在孩子队中出过风头的，一个人在别处打了架回来为本街挣了面子的，领率统辖。统辖的称为官，在前清，这人是道台，是游击，到革命以后，城中有了团长旅长，于是他们的头衔也随之改变了。我曾做过七回都督，六弟则做过民政长。都督的义务是为兄弟伙出钱备打架的南竹片；利益，则行动不怕别人欺侮，到处看戏有人护卫而已

⑦晚上，大家无事，正好集合到衙门口坪坝上一类较宽敞地方，练习打筋斗，拿顶倒转手来走路。或者，把由自己刮削得光生生的南竹片子拿在手上，选对手出来，学苗人打堡子时那样拼命。命固不必拼，但，互相攻击，除开头脸，心窝，只在一些死肉上打下，可以炼磨成一个挨得起打的英雄好汉，那是事实罢。不愿用家伙的，所谓“文劲”，仍可以由都督，选出两队相等的小傻子来，把手拉斜抱了别个的身，垂下屁股，互相扭缠，同一条蛇样，到某一个先跌到地上时为止，又再换人。此类比赛，范围有限，所以大家就把手牵成一个大圈儿，让两人在圈中来玩。都督一声吆喝，两个牛劲就使出了。倒下而不愿再起的，算是败了。败者为胜利的作一个揖，表示投降，另一场便可以起头。也有那类英雄，用腰带绑其一手，以一手同人来斗的，也有两人与一人斗的。总之，此种练习，以起疱为止，流血也不过凶，不然，胜利者也觉没趣，因为没一个同街的啼哭回家，则胜利者的光荣，早已全失去了。

（有删改）

【注】本篇发表于1926年8月18日《晨报副刊》，收入小说集《入伍后》。标题为“木偶傀儡戏”，但全文并非纯粹对傀儡戏的描写，而是通过土地菩萨生日唱戏这个引起儿童兴趣的事件，写湘西过节的传统。

23 平凡的世界（节选）

路遥

孙少平把他外出谋生的一切方面都想好以后，决定先和父亲谈这件事。

这天吃过午饭，父子俩到山上一块坡地种玉米。两个人都赤脚片，一前一后，来来回回，也顾不得说话。

父亲挖坑就像母亲纳鞋底，行行道道，疏密有致，远看如同工艺美术家精心设计的图案。少平耐着性子，尽量把籽种不偏不露点在土坑中间，再补一个不轻不重的脚印。终于休息了。父亲蹲在地上抽烟，少平就凑到他跟前，也学着他哥的样，卷了一支旱烟棒。

他用父亲的打火机点着烟抽了几口，然后才鼓起勇气，和父亲谈起了他走黄原的打算。孙玉厚老汉惊得目瞪口呆。

他“吱吱”地用劲吸着烟锅。思谋了好一阵，才说：“你还小哩！出那么远的门，人生地不熟，我和你妈怎能放心？你怎猛然想起要出门哩？”

少平一时难以给父亲说清楚自己的心思。

“我待在家里不痛快，想出去跑一跑。”

父亲低倾下头，手指头抠着脚指头，说：“我能想来哩。你从学校回来劳了动，心里难过。没办法啊！世事就是这样。爸爸看见你一天灰土满面的，心里也难过……不过，而今政策宽了，劳动虽说熬苦一些，但吃饭不要再受熬煎。你刚开始出山，爸爸晓得你不习惯。过上一两年，也就习惯了。外面的世界不是咱们的，你出去，还不是要受苦？再说，有个什么事，也没有人帮扶你。”

“爸爸，这你不要操心。我二十几的人了，自个儿能管得了自个儿，你就让我出上几天门！你年轻时不是也吆牲灵，跑过山西吗。我不到外面闯荡一回，一辈子心里平不下来，你就让我走吧！咱们家现在有你和我哥，这点土地你们能耕务过来。我出去，也不是去瞎逛！我也长两只手，兴许还能给家里赚几个活钱，爸爸，你放心……”

孙少平几乎要哭了。

父亲看出儿子为他的行动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，显然很难再说服他放弃这种冒险念头，他只好犹豫地说：“那这事你要和你哥商量哩！唉，我老了，世事要看你们闹。不过，爸爸生怕你们有个闪失……”

少平严肃而感动地对父亲点了点头。

父子俩回家后，离吃晚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。于是他们又收拾了一下，赶到后村头烧砖窑那里给少安两口子帮忙。

天黑以后，少安让家里人回去吃饭。等父亲嫂子先后走了以后，少平却磨蹭着没有急忙回家。他一边在和哥哥添炭，一边吞吞吐吐对哥哥说出了他的心事。

少安惊讶得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了。他生气地对弟弟说：“你胡想啥哩！家里现在这么忙，人手缺得要命，你怎么能跑到外面逛去呢？”

这个“逛”字刺伤了少平的心。他也有点生硬地对哥哥说：“我不是去逛！我是要出去干点事！”“干什么事？无非是去揽工！你又不是匠人，当个小工，一天挣一两块钱，连自己的嘴都糊不住！你何必要受这罪呢？你在家，咱们父子三人，加上你嫂，一边种地，一边经营咱们的烧砖窑，这不好好的嘛！”

“我已经二十几的人了，我自己也可以干点什么事！”

少安一时不能理解弟弟是什么意思，难道你现在没事可干吗？

但少安猛然感到，弟弟已经长大成人了！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在他面前以老大自居了！是啊，弟弟大了本来他应该为此而高兴，可是此刻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。

他早已看出来，弟弟是一个和他想法不太一样的人。

现在，少安已经明白，尽管他不情愿弟弟出走，但看来已经很难劝阻他了。

兄弟俩圪蹴在土场边上沉默了一会，孙少安已不再和弟弟争辩。他伤感地对少平说：“那你看着办吧，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我……”他感到语塞，竟不知说什么了。

这时候，孙少平的心情也沉重起来了。他对哥哥说：“我走了，你和爸爸的负担就更重了……”少安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既然你一心要出去，也就不要牵挂家里，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，无依无靠，倒要好好操心哩！家里的事你放心，有我哩。”

黑暗中，两团泪水涌满了少平的双眼……几天以后，少平就决定走黄原了。

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和衣躺在土炕上，一直半睡半醒。明天他就要走了，走向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，他现在才感到了一片令人心悸的渺茫，由不得手心里捏出两把汗水。睡梦中，他感觉有人轻轻地摩挲他的头发，他知道这是父亲的手。他一直等汹涌的泪水通过鼻孔管流进肚子里，才睁开眼睛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从米家镇开往黄原的第一辆长途汽车过来后，少平就立刻提起那卷破烂行李挤了上去。他尽量笑着挥手向亲人们告别，而并不知道两颗泪珠早已从他的脸颊上滑落下来……

24（1）地锦

聂鑫森

景影五十有五了，如今是园林局副局长了。景影一辈子与花花草草相厮守，心情好极了。妻子刘欣在中学教语文，特别喜欢古人写花写草的诗文。

刘欣常和丈夫开玩笑：“景影，你这辈子是改不了拈花惹草的毛病了。”

景影点头称“是”，然后说：“你常自比弱草娇花，我能不小心侍奉？”

“景影，这地锦的名字就很有诗意。”

“它还有俗名，叫爬山虎、爬壁虎，最有韧劲，值得世人效仿。”

这栋楼只有 6 层，年岁在 20 年以上，地锦把外墙涂得很绿，根扎在墙根，藤则攀墙乱爬，卵状的叶子重重叠叠，像厚厚的毯子。景影家住在 5 楼，窗口周围都密集着藤和叶，有的还从窗口探进头来，充满着好奇心。到了六七月间，藤叶间还会冒出淡黄带点浅绿的小花，娇滴滴的。落雨的时候，雨声沙沙啦啦，好听。而下雪后，绿意上覆一层莹白，好看。盛夏骄阳如火，地锦却浓荫送凉；深秋下霜，叶子绿中透红，如无数跳跃的火苗。

他们之所以买这套二手房，是因为儿子要结婚，再买一套新房吧，钱还不够。于是将前几年买的一套大房子让出来，重新装修，做了年轻人的洞房。然后，他们寻寻觅觅，相中了这套房子安身立命。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的，没有惊动单位的任何人。景影平日上班、下班，从不要单位司机接送，所以他搬家、安家没人知道。儿子结婚，景影也没给本单位的人发请柬。这叫自己的日子自己过，图的是一个清静。

这地锦使景影浮想联翩，假如每个社区的每栋楼，都悉心培养这种“垂直绿化植物”，那么，对于城市的空气净化和低碳化生活，功莫大焉。他起草了一个报告《关于倡导城市住宅楼培植地锦的几点建议》，局办公会议自然是全票通过，然后形成正式文件，上报市政府有关部门。

“景影，我要为地锦口占一首诗--《咏护墙植物地锦》：地锦铺荫绿满墙，万家安乐笑炎凉。最珍春雨潇潇夜，叶叶歌吟湿舞裳。”

这回轮到景影喝彩了：“好。言近而旨远。可叹我无诗才，不能唱和。但愿这个报告能得到领导的认可，并大力推广，则为大幸。”

报告呈上去几个月了，如泥牛入海无消息。

景影很惆怅。

社区忽然贴出通知：将组织专人，把各住宅楼外墙的地锦全部清理干净，以便美化环境，参加全市“美丽家园”的评选活动。

景影感到很惊愕，这真正是瞎胡闹。一打听，是省里一位领导，在市里有关部门陪同视察时，随便说了一句“要显出外墙本色才有整体美感”的话，于是层层认可，雷厉风行遵命照办。

景影雷急火急去了社区的管理办公室，对一位年轻的女主任，口若悬河地说了一大通道理，关键句是：决不能清除地锦！

女主任漠然地看着景影，然后说：“上头有指示，我能不办吗？再说许多住户都同意哩。你想想，我得请人，得发工钱，还要刷涂料，我愿意吗？”

景影大声说：“别人同意，我不能阻止。但我家的房子，当然包括外墙，是我用钱买的，是我的私有财产。我家外墙的地锦，决不能清除！谁敢清除，我上法院告谁！”

景影说完，气冲冲地走了。

一栋栋楼外墙的地锦，被清理干净了，再刷上白色的涂料。

只有景影家的外墙，还留着一片地锦，如白色波浪中的一个绿岛，格外扎眼。

景影对老伴说：“我就守望着这一片绿色，可奈我何？”

刘欣默默不语。

有一天，正好儿子、儿媳回家来吃饭，刘欣对景影说：“你早出晚归，社区的许多闲话你听不到。”

“嚼什么舌根子了？”

第 7 页

“国人有窥探他人隐私的好奇心，原本互不打交道，但因我家不肯清除地锦，便成了一个议论的焦点。他们说：这家牛，因为男人是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，副处哩，谁敢去惹他！”

“屁话！这是简单的维权，与当副局长何干？”

“还有人说，小偷喜欢到有权有势的人家作案，他留下绿的标记，可以直奔其家，不致大家受难。”

景影气得一拍桌子，吼道：“这是什么混账逻辑！我若是贪官，有的是钱，还买这二手房干什么？”吼完了，无力地坐下来，连连叹气。

儿子、儿媳忙说：“爹，我们也担心哩。万一小偷上门，偷不到值钱的东西，又正好撞着你们两个老人，撒气行凶，得不偿失啊。”

景影忽然老泪纵横，说：“你们看着办吧……”

刘欣马上走向摆放座机的地方，拨号给社区管理办公室，说：“我家外墙的地锦，你们去铲除吧。”

24（2）小哥儿俩

凌叔华

清明那天，不但大乖二乖上的小学校放一天假，连城外七叔叔教的大学堂也不用上课了。这一天早上的太阳也像特别同小孩子们表同情，不等闹钟催过，它就跳进房里来，暖和和地爬在靠窗挂的小棉袍上。

前院子一片小孩子的尖脆的嚷声笑声，七叔叔带来了一只说话的八哥。笼子放在一张八仙方桌子上，两个孩子跪在椅上张大着嘴望着那里头的鸟，欢喜得爬在桌上乱摇身子笑，他们的眼，一息间都不曾离开鸟笼子。二乖的嘴总没有闭上，他的小腮显得更加饱满，不用圆规，描不出那圆度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大乖的眼总是望着窗外，他最爱吃的春卷也忘了怎样放馅，怎样卷起来吃。二乖因为还小，都是妈妈替他卷好的，不过他到底不耐烦坐在背着鸟笼子的地方，一吃了两包，他就跑开不吃了。

饭后爸爸同叔叔要去听戏，因为昨天已经答应带孩子们一块去的，于是就雇了三辆人力车上戏园去了。两个孩子坐在车上还不断地谈起八哥。到了戏园，他们虽然零零碎碎地想起八哥的事来，但台上的锣鼓同花花袍子的戏子把他们的精神占住了。

快天黑的时候散了戏，随着爸爸叔叔回到家里，大乖二乖正是很高兴地跳着跑，忽然想到心爱的八哥，赶紧跑到廊下挂鸟笼的地方，一望，只有个空笼子掷在地上，八哥不见了。

“妈——八哥呢？”两个孩子一同高声急叫起来。

“给野猫吃了！妈的声非常沉重迟缓。

“给什么野猫吃的呀？大乖圆睁了眼，气呼呼的却有些不相信。二乖愣眼望着哥哥。

大乖哭出声来，二乖跟着哭得很伤心。他们也不听妈的话，也不听七叔叔的劝慰，爸爸早躲进书房去了。忽然大乖收了声，跳起来四面找棍子，口里嚷道：“打死那野猫，我要打死那野猫！”二乖爬在妈的膝头上，呜呜地抽咽。大乖忽然找到一根拦门的长棍子，提在手里，拉起二乖就跑。妈叫住他，他嚷道：“报仇去，不报仇不算好汉！”二乖也学着哥哥喊道：“不报仇不算好看！”妈听了二乖的话倒有些好笑了。王厨子此时正走过，他

说：“少爷们，那野猫黑夜不出来的，明儿早上它来了，我替你们狠狠地打它一顿吧

“那野猫好像有了身子，不要太打狠了，吓吓它就算了。”妈低声吩咐厨子。

大乖听见了妈的话，还是气呼呼地说：“谁叫它吃了我们的八哥，打死它，要它偿命。”“打死它才……”二乖想照哥哥的话亦喊一下，无奈不清楚底下说什么了。他也挽起袖子，露出肥短的胳膊，圆睁着泪还未干的小眼。

第二天太阳还没出，大乖就醒了，想起了打猫的事，就喊弟弟：“快起，快起，二乖，起来打猫去。”二乖给哥哥着急声调惊醒，急忙坐起来，拿手揉开眼。然后两个人都提了毛掸子，拉了袍子，嘴里喊着报仇，跳着出去。

这是刚刚天亮了不久，后院地上的草还带着露珠儿，沾湿了这小英雄的鞋袜了。树枝上小麻雀三三五五地吵闹着飞上飞下地玩，近窗户的一棵丁香满满开了花，香得透鼻子，温和的日

光铺在西边的白粉墙上。

二乖跷高脚摘了一枝丁香花，插在右耳朵上，看见地上的小麻雀吱喳叫唤，跳跃着走，很是好玩的样子，他就学它们，嘴里也哼哼着歌唱，毛掸子也掷掉了。二乖一会儿就忘掉为什么事后院的了。他蹭达到有太阳的墙边，忽然看见装碎纸的破木箱里，有两个白色的小脑袋一高一低动着，接着咪噢咪噢地娇声叫唤，他就赶紧跑近前看去。

原来箱里藏着一堆小猫儿，小得同过年时候妈妈捏的面老鼠一样，小脑袋也是面团一样滚圆得可爱，小红鼻子同叫唤时一张一闭的

小扁嘴，太好玩了。二乖高兴得要叫起来。

“哥哥，你快来看看，这小东西多好玩！”二乖忽然想起来叫道，一回头哥哥正跑进后院来了。哥哥赶紧过去同弟弟在木箱子前面看，同二乖一样用手摸那小猫，学它们叫唤，看大猫喂小猫奶吃，眼睛转也不转一下。

“它们多么可怜，连褥子都没有，躺在破纸的上面，一定很冷吧。”大乖说，接着出主意道，“我们一会儿跟妈妈要些棉花同它们垫一个窝儿，把饭厅的盛酒箱子弄出来，同它做两间房子，让大猫住一间，小猫在一间，像妈妈同我们一样。”

“哥哥，你瞧它跟它妈一个样子。这小脑袋多好玩！”弟弟说着，又伸出方才收了的手抱起那只小黑猫。

（有删改）

26 给儿子

陈村

你总会长大的，儿子，你总会进入大学，把童年撇得远远的。你会和时髦青年一样，热衷于旅游。等到暑假，你的第一个暑假，儿子，你就去买票。

火车 430 公里，一直坐到芜湖。你背着包爬上江堤，看看长江。再没有比长江更亲切的河了。它宽，它长，它黄得恰如其分，不失尊严地走向东海。

你走下江堤，花一毛钱去打票，坐上渡船。船上无疑会有许多人。他们挑着担子，扛着被子，或许还有板车。他们说话的声音很高，看人从来都是正视。也许会有人和你搭话，你就老老实实说话。他们没有坏意。

你从跳板走上岸，顺着被鞋底和脚板踩硬踩白的大路，走半个小时。你能看到村子了。狗总是最先跳出来的。你可以在任何一家的门口坐下，要口水喝。主人总是热情的，而狗却时刻警惕着。也许会引来它的朋友们，纷纷表示出对你的兴趣。你要沉住气。

你谢过主人，再别理狗的讹诈，去河边寻找滩船。如果你运气好，船上只有一两个客，你就能躺在舱里，将头枕着船帮，河水拍击船底的声音顿时变得很重。船在桨声中不紧不慢地走。双桨“吱呀吱呀”的，古人说是“欸乃”，也对。怎么说怎么像。

板桥就在太阳落下去的地方。你沿着大埂走，右边是漕河，它连接着巢湖和长江。河滩如没被淹，一定有放牛的。你走过窑场就不远了。可以问问人，谁都愿意回答你，也许还会领你走一段，把咄咄逼人的狗子赶开。走到你的腿有点酸了，那就差不多到了。

走下大埂，沿着水渠边的路走。你走过一座小桥，只有一条石板的桥就是进村了。我曾写过它。这时，你抬起头，会发觉许多眼睛在看着你。

你对他们说，你叫杨子，你是我的儿子。

儿子，你得找和你父亲差不多年纪的人，他们才记得。

他们会记得那五个“上海佬”，记得那个戴近视眼镜的下放学生。他们会说他的好话和坏话。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你都听着，不许还嘴。他们会告诉你一些细节，比如插不齐秧，比如一口气吃了个 12 斤的西瓜。你跟他们一起笑吧，确实值得笑上一场。

你们谈到黑了，会有人请你吃饭。不必客气，谁先请就跟谁去。能喝多少喝多少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这才像客人。天黑了，他们会留你住宿。他们非常好客。

儿子，你去找找那间草屋。它在村子的东头，通往晒场的路边，三面环水。你比着照片，看它还像不像当年。也许那草屋已经不在，当年它就晃晃的，想必支撑不到你去。也许，那里又成了一片稻田。

晚上，你到田间小路上走走。你边走边读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，感受会深深的。风吹来暖暖的热气，稻穗在风中作响。一路上，有萤火虫为你照着。

假如你有胆量，就到村东头的大坟莹去。多半会碰上“鬼火”，也就是磷火。你别跑，你坐在坟堆上，体会一下死的庄重和沉默。地下的那些人也曾生活在这块土地上，劳动，繁殖。他们也曾埋葬过他们的祖先。①你会捉摸到一点历史感的，这比任何教科书都有效。

住上几天，你就熟悉村子了。男人爱理干干净净的发式，两边的头发一刀推净，这样头便显得长了。顶上则是长长的头毛，能拨到眼睛，时而这么一甩，甩得很有点味道。

我喜欢见他们光着上身光着脚的样子。皮肤晒成了栗色，黑得发亮发光，连麦芒都刺不透它。他们不是生来这样的。和他们一起下河，你就知道，他们原先比你白。现在，他们和你的祖先一样黑了。和你父亲当年一样黑。你要是下田，就和你一样黑。

下田去吧，儿子。让太阳也把你烤透。你弯下腰，从清晨弯到天黑，你恨不得把腰扔了。你的肩膀不是生来只能背背书包的。你挑起担子，肩上的肌肉会在扁担下鼓起。也许会掉层皮，那不算什么。你去拔秧，插秧，锄草，脱粒。你会知道自己并非什么都行。你去握一握大锹，它啥时候都不会被取代。工具越原始就越扔不了，像锤子，像刀，总要的。你得认识麦子，稻子，玉米，高粱，红薯。它们也是扔不了的。你干累了，坐在门边，看着猪在四处漫游，看着鸡上房，鸭下河，鹅窜进秧田美餐一顿。你听着杵声，感觉着太阳渐渐收起它的热力。你心平气和地想想，该说大地是仁慈的。它在无止无息地输出。我们因为这输出，才能存活，才得以延续。

那层层茅草铺就的屋顶，那一条条小河分割的田野，那土黄色的土墙，那牛，那狗。那威力无比的太阳。

②你会爱的。

你就这样住着，看着，干着。你去过了，你就会懂得父亲，懂得父亲笔下的漕河。当然，这实在不算什么，应当珍视的是你懂了自己。③你得不让自己飘了，你得有块东西镇住自己。也许，借父亲的还不行，你得自己去找。

当你离开板桥的时候，人们会送你。你是不配的，儿子。你得在晚上告别，半夜就走。夜间的漕河微微发亮，你独自在河滩坐上一会，听听它的流动。

要是凑巧，你可以带条狗崽子回来。找条有主见的。开始，也许它有点想家。日子长了，你们能处好。你会发觉，为它吃点辛苦是值得的。

也就是这些话了，儿子。你得去，在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就去。④我不知道究竟会怎样。要是你的船走进漕河，看见的只是一排烟囱，一排厂房，儿子，你该替我痛哭一场才是。虽然我为乡亲们高兴。